

何以为马“盐”而有信

甲骨刻痕,象形立意,“马”字以昂首扬鬃、四蹄矫健之姿、侧面眼神之炯,定格了上古先民对力量、信义与远行的最初信仰。国之大事、唯祀与戎,马在祭祀、战争、狩猎中承担不可或缺的作用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谓“马,怒也,武也”,一字藏尽刚健勇毅、一诺千金的品格。数千年以来,马之精神融入血脉,铸入城魂,在黄海之滨的盐城,一尊大铜马矗立城心,于解放路与建军路的交会之处,以铁军风骨为骨、以盐邑诚信为魂,把“何以为马”的文脉追问,化作“盐”而有信”的城市作答;把红色基因、马之精神深度烙印在这盐阜大地之上!

甲骨文之“马”,是象形之美,更是精神之始。古人造字,观物取象,远取诸物、近取诸身。线条勾勒马头、马鬃、马尾与四足,取其健行不息、忠勇可托之质。上古征战、狩猎、驿传,马为社稷重器,古语“驷马难追”是以奔马之迅疾,来立诺言之分量;良马识主、良马识途、临危不惧不弃,更把忠诚与信义刻进民族基因。马之德,在健行、在担当、在守信、在向前,这正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,也成为盐城城市品格的源头活水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,马字旁汉字,有110多个,有名称、形体、毛色、性别年龄、行进驾车、性情姿态。字字皆为精神注脚,与盐城气质同频共振。骁者,勇锐之马,喻铁军骁勇、敢打必胜;骏者,千里之驹,喻城市奋进、日新又新;驭者,控驭有方,喻坚守初心、行稳致远;驰者,奋蹄千里,喻开拓进取、奔赴山海;骧者,昂首腾跃,喻意气风发、勇立潮头。一字一品格,一笔一精神,汇集成刚健、诚信、担当、开拓的精神谱系,与大铜马的英姿相映成辉。

盐城之马,非山野之马,是铁军之马、诚信之马。市中心的大铜马,全称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,战士策马昂首东望,背刀执缰,气贯长虹。它定格新四军东进抗日、挺进盐阜的峥嵘岁月,承载“新四军革命精神”的红色基因,更凝聚2000多年盐邑文明的诚信

品格。盐城因盐而兴,煮海为盐、通商四方,盐民守诚、商贾重信,“盐”字与“信”字相生相伴,“盐”而有信”既是地域标识,更是城市信条。

何以为马?以健行不息为骨,以忠勇担当为魂,以守信重诺为脉。“盐”而有信,以海盐之纯立城格,以铁军之诚立城心。大铜马昂首东望,望的是黎明曙光,是发展征途,是黄海之滨的开放胸襟;它奋蹄向前,踏的是红色足迹,守的是千年诚信,奔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新程。甲骨马形的文脉、古代马德的风骨、马字旁汉字的意蕴、大铜马的红色魂魄,在此交融共生,铸成盐城独有的城市精神。

风从海上来,马向新程驰。马年岁首,以马之健行,赴时代之约;以盐之诚信,立城市之根。大铜马无言,却道尽一座城的初心与使命:何以为马,勇毅向前;“盐”而有信,行稳致远。这精神,刻在甲骨、融在血脉、立在城心,照亮盐城逐梦前行的每一步。

日月岛拾翠

她留下一首歌

地平线上,一座赭红色女性雕塑剪影。颈项与头颅镂空,分隔为四层,图案隐隐约约,似幻似真。走近点看,一层塑的是开滩涂的先民;二层是嬉戏中的丹顶鹤;三层是人与梅花鹿;四层是鹤与家园。

这是谁的头像?外来游客多半莫名其妙,本地人一看就晓得,塑像的主人叫徐秀娟。

她生于黑龙江,满族,从小跟父母在扎龙饲养丹顶鹤。随着鹤群岁岁秋末南迁,得知它们的越冬地在淮河之南,黄海之滨。大学毕业,她毅然追寻丹顶鹤的足迹,落户江苏射阳。她视丹顶鹤为神鸟,丹顶鹤视她为天使。1987年,为了寻找两只飞失的天鹅,徐秀娟不幸溺水牺牲,年仅二十三岁。

有一首歌颂她的歌广为流传,大意是这样的:

走过那条小河
你可曾听说
有一位女孩
她曾经来过
走过那片芦苇坡
你可曾听说
有一位女孩
她留下一首歌
为何片片白云
悄悄落泪
为何阵阵风儿
轻声诉说
喔~啊~
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
轻轻地飞过……

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。徐秀娟牺牲后,弟弟徐建峰接过鹤哨;2014年,徐建峰为救鹤雏殒身;于是,建峰的女儿徐卓又挺身接班……这个家族与丹顶鹤的生死相依,不离不弃,情注山川,光映日月。

一丛漂洋而来的蒲苇

水岸开着许多花,红的,黄的,白的,蓝的。许多人在拍照,男的,女的,老的,少的。独有一位少年屈膝跪在木栈道上,手捧速写本,勾勒一丛我叫不出名字的草本植物。

我走过去,那草的叶片似兰花,但更纤细更挺拔,花穗似芦苇,但更披披更秀逸。它叫什么呢?我拿手机拍下,传给一位爱花的老友。

老友回复:蔗茅。

上网查蔗茅,叶片有点儿像,花穗完全不搭界。老友谄于花而昧于草,他说错了。于是虚心向男孩请教:“你画的是什么植物?”

“蒲苇。”他低头专注于素描。

“嗯,叶似菖蒲,花似芦苇。这不像本地种,”我说,“从没见过。”

“它生长在南美,近年引进的。”男孩抬起头来,盯着我上下瞧。

“我要是高园林规划,索性多栽培一些,比如沟边那些不上档次的狗尾草,完全可以用它代替。”

“不行的啊。”一旁站着的男孩母亲插话,“蒲苇的生命力太强,放开种植,它会掠夺其他植物的生长资源,从而引发生态危机。”

“那它在南美,怎么没引发生态危机呢?”

“环境不一样,”她说,“南美蒲苇有生物天敌,有制衡,我国没有它的生物天敌,如果不加以限制,它就会长驱直入,肆无忌惮。”

“哦,有道理。”我点头称是,“记得数十年前,也从南美引进过水葫芦,它可以做饲料、做绿肥,还可以入药,但它失去天敌,繁殖过快,导致泛滥成灾。”

“所以,”男孩接过话,“老师说,引进外来的观赏物种,也要讲究一个度,并且要跟踪监管。”

过山雨

本来是丽日蓝天,天气要多晴朗有多晴朗,不经意间,头顶出现一片乌云,还未来得及转过神,哗啦啦的雨点就砸下来了。我紧跑几步,躲进路边驿站的廊下。

掉转头,噢,那雨并没有追过来,只在四五米外,下成横绝南北的一条线,线那边是雨天雨地,线这边滴雨未落。

这等奇观,既往仅见过两次,一次是儿时,隔河雨,一次在沧州采访途中,隔路雨。凡人一生遇见一次已属幸运,而我今天竟然再而三,由衷感谢上苍的垂爱。

前方雨中驶来一车辆,到得我跟前,停住,车门打开,出来一位汉子。

他不是要等谁,是与我一起欣赏雨景。嘴中念念有词,带有巴蜀的口音。“在我们老家,这叫过山雨。”少顷,他转头对我说。

“你不是当地人,”我问。

“重庆云阳的,三峡移民。”他笑笑,“刘禹锡就是在我们老家任夔州刺史时见到这场景,才写下‘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’的千古名句。”

“云阳在唐代属于夔州?”

“是的,没错。”

“云阳,射阳,两地都尊奉日神,这也是一种缘分。怎么样,你们在新家过得习惯么?”

“二十多年了,若说习惯,是渐渐融合的。您看,今天老家的过山雨也来慰问我们了。”

“你刚才停车,就为了看这过山雨?”

“是啊,平原地区难得一遇。刚才我祷告来着,我想托天上的雨云——我相信它是从云阳飞过来的——告诉老家的乡亲,我们在射阳生活得很好,去年高铁已从云阳通到盐城,老乡亲若乘云雨而来,我当备下射阳八鲜相待。”

那么,这不叫过山雨,这是过心雨,这雨下到他的心田里了。

水边问禅

三岔路口,有人问我:禅修中心在哪儿?这名字我听过,具体位置不清楚,只好摇头。

看他沿左边一条路快快走远,我忽然来了兴致:真的,禅修中心在哪儿,我也想去探个究竟。

我走了右边那条道,且行且张望,留心哪儿有禅寺的踪迹。

来到一处,前面是条河,河的两岸是垂柳,柳丝的倒影使水中游鱼一变而为绿色闪电般的仙鱼,仙鱼倏忽往来在朵朵青云之上,青云之下是微微漾漾的碧空。

我在河边坐下,想:

如果手里有一支钓竿,这儿就是禅林。

不,有没有钓竿无所谓,对于我,只要有一卷书,此地就是禅关。

不不,有没有书也无所谓,只要摒弃杂念,心无挂碍,随处都是禅院。

然而,我不是来修禅的,我是游客,游客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,我重新上路。

日月岛全境二十平方公里,尽够我溜达的。我走过芦苇荡,走过果树园,走过百花圃,毕竟岁月不饶人,走多就累了,于是选一处高坡,择一块青石坐下。

背倚长松,白皮松;足抵芳草,结缕草;耳拂清风,快哉风。忽有蟋蟀啼鸣,“唧唧吱,唧唧吱”,自坡前,自坡左,自坡右,声高而低,如咏如叹,我索性闭起眼,把它当音乐欣赏。群啼,似《雨霖铃》;单啼,似《空山鸟语》;俄而若断若续,似啼似歇,且聆《风中的回忆》,且聆《听松》。错觉里,直把虫鸣风吟听成天籁,未了更错一位,恍觉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”。

溪畔草丛的一株豌豆

日头傍晚,转身返程,走到一条小溪边,蓦地愣住,草丛里长着一株豌豆,残花犹在,豆荚低垂,鼓囊囊的,如时光坠落的铃铛。

你是哪只鸟儿衔来的吧。我眼前显示:那天,一只俊俏的喜鹊在原野上觅着一粒豌豆,衔在嘴里,打算送给前方树巢里的幼崽,飞到小溪上空,临水照影,“啊”地一张口,还未来得及说“我这么漂亮!”“豌豆就从嘴角滑跌,随风划了一道弧线,落入溪边草丛。而后,就在这儿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籽。

不,你也许是此地的原住民。我瞬间想到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我曾在这儿种过一年庄稼。那时土地属于大尖村,我父亲和社领导达成协议,怎样的条件,已忘了,仅记得暂借一条田(二十亩),种了五谷杂粮,包括豌豆。劳力是大哥大嫂,我因病休学,也来帮忙——这么说,你就是那批豌豆的后裔了;或者竟是那一代穿越而来,聊慰我记忆深层的眷念。

或许,我又想,你是从安徒生童话里溜出来的吧。县城有“安徒生童话乐园”,宾馆的客房有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,昨晚我临睡前看了一篇,《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》,那五粒豌豆各有各的归宿,唯有落在一个长年卧病的小女孩窗前的那粒,命运最绚烂,它以自己萌发的新绿与粉红的花朵,唤醒了小女孩心灵深处的勃勃生机——啊,我真希望此篇随笔也能化作文学大野上的一粒豌豆,给有缘的读者送上欣喜与想象。

鲁亚琼



油画《山高水长》 张义波

油画《山高水长》 导赏

陈观旭

这是一幅情感深沉、笔法细腻的边地风情画,它剪影式地描摹了帕米尔高原的自然风景、壮丽风物,无论是匆匆一瞥还是定睛细赏,画面都会给人以静穆、舒缓、旷美、丰宁之感。

此作品背景的帕米尔高原,位于中亚东南部、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,是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、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交会的巨大山结,是我国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,生活着塔吉克族、柯尔克孜族等高山少数民族。同时其还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,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,促进了佛教、伊斯兰教等宗教传入中国,以及中国造纸术、印刷术等传播至西方,对中国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。作者从青年时代,就曾深入帕米尔高原腹地多次采风、探访,帕米尔高原的山川河流、风情地貌、古老传说,已如血脉般汇流进画家的心灵深处。

这幅画面有如大提琴般低沉明朗,给人以情感共鸣和无限浮想。画面以近景的植被地貌,中远景的人物、村庄,远景的高山、雾霭交错分布,显得层次分明,浓淡相宜。苍凉的山峦,云层叠飘,沟壑万丈,让人脱口而出李商隐《边城四时曲送盛玮东玉之官平凉》之句:“葱岭雪深埋古道,河岸冰厚与天通”。在技法上,作者既强化了远景群山的雄峻、苍凉与壮美,河流的舒缓、随形与曲折,也细绘了近景植被的独特生长环境,间或点染中景深处游牧人家的袅袅炊烟。“挥鞭万里长,葱岭暮云黄”“毗沙府号古千闻,葱岭千叠积翠连。大乘西来留法显,重源东下问张骞”“鹰笛吹裂玉龙鳞,孤峰刺破青冥卷”等古诗佳句在此幅油画中俯身可拾,遍地散金。

王迎春

文字磨砺

阳光亮得格外透彻。我踩着田埂的泥泞记录春耕的忙碌,指尖沾着泥土也不肯放下笔记本,生怕漏了哪个关键细节;守着办公室的孤灯,推敲政策解读的文字,哪怕一个标点的用法;偶有闲隙,便将田间的稻香、弄巷的烟火、老街的薄雾,酿成小散文。盼着这西乡烟火气的文字,能让更多人看见。

大小报刊的版面上,新媒体的屏幕间,每年投印下若干署名。那些铅字,不是我炫耀的资本,而是感恩的种子,埋进文字工作的土壤里,在平凡的角落,生根发芽。守着一方案头,与文字为伴,这份纯粹,是可遇不可求的馈赠。

借一缕时光,捧一片星空。通讯录换了又换,我的排名渐渐靠前。可对稿件的敬畏没变,深夜修改材料的“较真”没变;看到文字变成勇气和力量,照亮人心的激荡,从来没变。偶尔左手按纸、右手写字的习惯闪过,还会想起当年机床旁的自己。如今回望,初心未改,早把这份感恩的本分,融进了骨血。那些年的“最后一名”,那些自嘲,成了岁月的注脚,反衬出这份坚守的生命力量。偶尔想起当年的局促与懵懂,

想起那些在孤灯下伏案的日子,还是会乐滋滋——踏实做事的态度,对职业的敬畏,知足常乐的心态,已陪我半生。

赠我一个名,又渐渐长大的年龄。原来排名,不是通讯录上的先后次序,不是编制里的身份标签,不是世俗眼里的职级高低。生命的排序,在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里,在每一次宣讲的深入浅出里,在对这片土地深情凝望里,在那从未泯灭的真挚初心里。

有人唱情歌,有人听晚钟。35年风雨,从机床旁左手握锤的学徒,到宣传战线上的老兵,排名在变,对文字的虔诚,对宣传工作的责任与担当,还有那藏在心底、未曾褪色的感恩,始终排在人生的第一位,从未动摇和褪色。

有人放烟花,有人追晚风。笔和文字,化作系住生命的缆绳,让我在世事浮沉里,守住了自己的底盘。

几十年,坐如井,一方天,一件事。人生海海,心有托底,岁岁长安。远去者去了远方,有人要回望,有人要懂憬。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,我安然走过。赠我一场空,又渐渐填满真情。

